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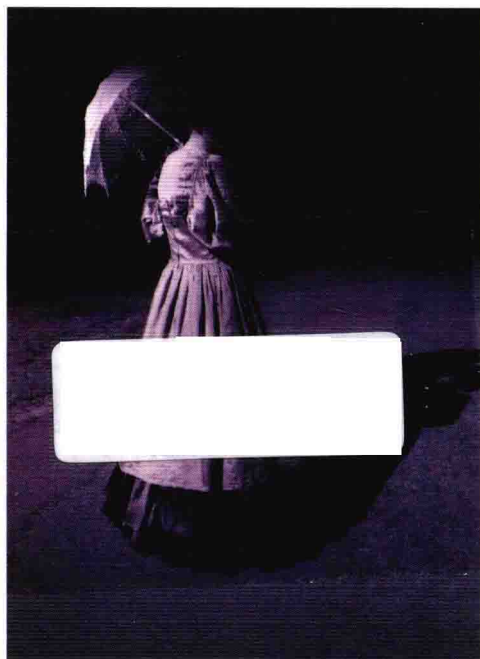
西方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The Italian

意大利人

[英] 安·拉德克利夫 著

毛华奋 李美芹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意大利人

[英]安·拉德克利夫 著

毛华奋 李美芹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人 / (英) 拉德克利夫著 ; 毛华奋, 李美芹译.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6. 6

(西方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 / 蒋承勇主编)

ISBN 978-7-5178-1530-3

I. ①意… II. ①拉… ②毛…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5433 号

意大利人

[英]安·拉德克利夫 著

毛华奋 李美芹 译

出品人 鲍观明
丛书策划 赵丹
责任编辑 黄静芬
责任校对 穆静雯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4.5
字数 350 千
版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1530-3
定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总 序

蒋承勇

哥特式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是由 18 世纪的英国小说家贺拉斯·沃波尔首创的。他的小说《奥托兰多城堡》作为黑色浪漫主义的发轫之作,不仅引领了当时的哥特式小说创作风潮,而且也成为随后而起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动因之一。与某些昙花一现或盛极而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流派不同,哥特式文学发展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但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西方复兴,还由文学扩展到其他文化艺术领域,基于哥特式文学创作的哥特式批评和研究也成为当代西方批评的一个热点。正如琳达·拜耳-伦鲍姆(Linda Bayer-Rerenbaum)在《哥特式想象:哥特式文学和艺术的扩展》(*Gothic Imagination: Expansion in Gothic Literature and Art*,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2)一书中写道:“十年前,当我开始研究哥特式主义时,‘哥特式复兴’才刚刚兴起。尽管哥特式文化现象已开始浮现,如电影《罗丝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已上映,但是‘哥特式主义’这个术语及其特定的含义,对当时的普通读者甚至学者都还很陌生,甚至最好的大学的英语系也很少开设哥特式文学课程。当我告诉朋友,我正在从事哥特

式主义的研究时,只有少数人熟悉这种文学类型,或者能够记起一部哥特式小说的名字。大多数人只是想掩饰自己的无知,礼貌性地笑一笑说:‘噢,这个太专了吧。’而十年后的今天,‘哥特式’这个词已是家喻户晓。最近,我在一家我最经常光顾的百货商场的书店里看到,在‘烹调类’和‘非小说类’图书旁边整整一个过道上都是‘哥特类’图书,超过一百种可供挑选。电影《驱魔人》(*The Exorcist*)——一部哥特式经典之作,比起先前的电影,吸引了更多的人,而小说《驱魔者》也售出七百万册。过去十年中,我们耳闻目睹了超自然、占星术、哥特式科幻小说甚至经典哥特式文学的复兴。时至今日,人们很难看到在美国有哪所大学不开设哥特式文学课的。哥特式文学由于越来越受欢迎,其地位也已获得学界的首肯。”哥特式小说在 18—19 世纪的繁荣之中确立了它的美学范式和风格,并由此在西方文学中形成了哥特式文学传统。其后的发展也与时俱进。在 19 世纪,哥特式文学的新发展就是同现实主义融合,为该时期许多主流作家所用,如简·奥斯汀、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此外,哥特式也见于其他流派主要作家的创作,如霍桑、爱伦·坡、王尔德、亨利·詹姆斯、梅里美和波德莱尔等。他们要么创作了哥特式小说,要么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了哥特式风格和元素。到了 20 世纪,哥特式元素和风格为许多作家所青睐,哥特式文学再度出现繁荣,如福克纳、理查德·莱特、弗兰纳里·奥康纳、安妮·莱斯、托妮·莫里森等都创作了颇具特色的美国南方哥特式小说,其中不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当代美国作家斯蒂芬妮·梅尔的《暮光之城》小说系列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更是让哥特式文学在全球读者和观众面前绽放异彩。

面对西方哥特式文学传统及其演进和当代复兴,面对西方哥特式文学和艺术研究持续不断的深入和拓展,我国学界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理应引起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足够关注。李伟

昉教授认为,英国哥特小说研究是一个新的富于挑战性的课题。之所以这样说,主要原因是:受以往既定的政治标准和阅读思维定式的影响,国内对产生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哥特小说这样一个曾经深刻影响过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的“黑色小说”流派,在译介和研究上显得非常滞后,国内读者对其还十分陌生。从国外方面看,20世纪80年代前,哥特小说的研究明显不足,且评价不高。80年代后,西方对哥特小说的研究出现日趋高涨的热潮。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英国哥特小说都是一个值得充分重视并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不过,据本人陋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哥特式文学了。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我们的老师朱乃长先生就要我们翻译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作为翻译作业;正是从他那里得知,这是一部哥特式小说;也正是从那时起,知道西方文坛中还有哥特式文学这样一朵奇葩。2003年在台湾出版的高万隆教授译作——贺拉斯·沃波尔的哥特式经典之作《奥托兰多城堡》,正是他在朱乃长先生指导下的文学翻译习作。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中文译本了。此后,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布莱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伯爵》等经典哥特式小说的中译本在国内不同出版社出版。

国内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其后的20余年间,哥特式研究形成了一定规模,且呈现多元态势:肖明翰、韩加明、高继海、高万隆等撰文梳理并探讨了英国哥特式小说的发展;黄善禄等从多维度深入解读了哥特式小说文本;李伟昉等对哥特式小说的美学理论及其渊源进行了追溯和探究。此外,李伟昉等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了英国哥特式小说。近几年还有不少文章从女性哥特文学的理论立场出发,对女性文学的经典之作进行重读和诠释。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年来,英语语言文学或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研究生的论文有许多都涉足哥特式文学研究。由此可见,伴随着国外“哥特式”的复兴,“哥特式”也逐渐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然而,遗憾的是,至今国内尚无西方哥特式文学经典的系统性翻译。有鉴于此,2011年,浙江工商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将“西方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列为重点项目之一。“西方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从起笔到付梓,历时五年多之久。这套译丛在国内首次以系列方式推出,无疑有助于推动国内读者对西方哥特式文学的了解,也有益于推动国内学界对哥特式文学的研究。第一批“西方经典哥特式小说译丛”选译了18—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西方哥特式小说经典之作。之后,还将继续选译和出版20世纪的哥特式小说经典。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的期待,也是读者的共同期待。

本译丛的译者多为工作在高校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和学者,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但他们不辞辛苦,为这套译丛的翻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此外,对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对这套丛书在编校和出版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也深表感谢。

译者序

本书作者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 1764—1823)是一位英国女作家,以写浪漫主义的哥特式小说见长,被司各特称为“第一位写虚构浪漫主义小说的女诗人”,是“一种体裁的创始人”。其作品融爱情、恐怖、焦虑、悬念的情景和浪漫主义情调于一体。她一共出版了六部小说和一本诗集,代表作有《西西里人的罗曼史》《林中艳史》《奥多芙的神秘》和《意大利人》等。

世人对安·拉德克利夫的生平知之甚少。在 1823 年其逝世时,《爱丁堡评论》刊文称:“她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不出席私人社交活动,总是独来独往。”曾有人试图为她作传,终因缺少资料而作罢。有资料称,安·拉德克利夫“五短身材而五官端正,面容娟秀”。她丈夫威廉·拉德克利夫毕业于牛津大学,是名新闻工作者,任一家名为《英格兰纪年》的刊物的合伙人和编辑。夫妇俩膝下无子女,生活虽称不上富裕却能丰衣足食,他们用她写小说所赚的稿费四处游历,乐在山水田园之间。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山水不露的女性,却一不小心成了哥特式文学的创始人之一。起源于 18 世纪后期的英国哥特式小说,其滥觞是贺拉斯·沃波尔所写的《奥托兰多城堡》。沃波尔更新了中世纪传奇

故事中的元素,使其有了新的形式,但真正确立哥特式小说标准样式的是安·拉德克利夫。安·拉德克利夫使挥之不去的哥特式恶人进入文学领域,这一角色后来发展成了拜伦式英雄,在拜伦的诗歌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希斯克里夫,乃至梅尔维尔的埃哈伯船长身上都可见到其影子。其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英国脍炙人口的畅销书,并掀起了一阵哥特式小说热潮,身后模仿者如云;其所著《奥多芙的神秘》直接影响了简·奥斯汀《诺桑觉寺》的创作。著名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儿时就特别喜欢安·拉德克利夫的小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常在上床睡觉前听父母读安·拉德克利夫小说中那些令人惊异和狂喜的情节,借以消磨冬季的漫漫长夜。当时我年少,自己还不能阅读。”此外,还有人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就含有某些哥特式文学因素,并指出其受拉德克利夫的影响。

《意大利人》是一部典型的哥特式小说。故事主要背景是悠远的18世纪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故事以男女主人公文森廷·维瓦迪和埃伦娜·罗萨尔巴一见钟情的爱情传奇为主线,以男方母亲勾结告解神父申多尼实施阴谋为两人的爱情设置重重障碍为复线,两条线索交替推进,演绎出悬疑和爱情交织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惊心动魄,时而令人扼腕叹息,时而令人涕泪交流。一方面,在神秘人出没的修道院和监狱里,男女主人公在监禁中几番离合,最终相逢,读者在感叹他们“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爱情之余,也动容于爱的永恒。另一方面,埃伦娜、申多尼和奥莉薇娅的隐秘身世,家族的秘密,夜半诡秘的警告者,神秘的刺客,难辨善恶的向导……一个又一个悬疑萦绕在读者心头,直到故事最后读者才会顿足讶异:“原来如此!”同时,重重悬疑与正直勇敢的维瓦迪、温婉端庄的埃伦娜、老谋深算的申多尼、专横跋扈的侯爵夫人、忠诚机灵的波罗等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非但如此,由于作

者游历颇丰,艺术素养深厚,在重重悬疑和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之中,交织着对山川、建筑及海湾美景气势磅礴、美丽如画的描写。这些景观像一幅幅美丽的水彩画,充满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和异国情调,体现了作者喜爱的画家克洛德·罗莱(Claude Lorrain)和萨尔瓦多·罗莎(Salvator Rosa)对作者创作的影响。故事的最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传统道德价值得到弘扬,妇女权利得到首肯,正义、忠诚、爱情和理智终占上风。

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译者的再创作。感谢蒋承勇、高万隆教授于百忙之中给予译者再创作的机会和使命,使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真正体会了生命灵动如诗、岁月芳华如流。译者之一毛华奋教授数年前受命着手翻译这部小说,翻译了前十四章。后因一些主客观原因,遂由李美芹教授来完成后十九章的翻译工作。在此过程中,两位译者虽未有机会谋面、交接与商讨,但也似心有灵犀,在译文基本风格上力求统一。成稿后的审校和协调过程中,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的赵丹同志做了大量有效工作。在此,两位译者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005
第二章	025
第三章	041
第四章	054
第五章	062
第六章	077
第七章	091
第八章	108
第九章	120
第十章	128
第十一章	142
第十二章	164
第十三章	182
第十四章	190
第十五章	200
第十六章	215
第十七章	231

第十八章	239
第十九章	249
第二十章	266
第二十一章	284
第二十二章	303
第二十三章	319
第二十四章	328
第二十五章	333
第二十六章	355
第二十七章	365
第二十八章	386
第二十九章	399
第三十章	416
第三十一章	421
第三十二章	438
第三十三章	445

大约在公元 1764 年，一些英国人到意大利旅行。某次他们在走访那不勒斯周围地区时，不经意间在圣皮埃塔修道院柱廊前停步。该教堂是属于被称为“黑色悔罪者”的底层社会的一所十分古老的女修道院。虽经受了时间的磨损，但那宏伟的柱廊仍然引得英国人阵阵惊叹，好奇心驱使这些旅游者想对其建筑结构做一番调查询问。为此，他们沿着大理石台阶拾级而上。

在柱廊的阴影中，有一个人独自抱着手臂，目光朝地，在走道的众多石柱后面踱步，自顾自地想心事，根本没注意到有陌生人靠近。然而，他好像被一阵脚步声惊醒过来，突然转身，不再做一点儿停顿，便步入通往教堂内部的一扇门，像影子般消失了。

此人举止诡异，不可能不引起来访者的注意。他的身材又高又瘦，向前弯曲，面色蜡黄，五官粗糙；他身上的披风遮住了嘴部和下巴，那眼睛在微微一抬间所传递的神色似乎表明他是个无恶不作的人。

旅游者进了教堂后便四处张望，寻找在他们之前进去的那个陌生人，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了。长长过道中就只有一个人，他是来自附近修道院的托钵修士，有时会给游客就教堂中最值得看的东西做一

些指点。这会儿他见进来一队游客便迎了上去。

意大利的教堂，尤其是那不勒斯的教堂，总是装点得富丽堂皇，可这座建筑物却普普通通，没有一点靓丽的设计。为了迎合一般人的口味兴趣，也为了提高信徒的虔诚敬畏，把光影设计得肃穆庄严是一种常见景象。

一行人看了各种各样的神龛以及他们认为值得一看的东西之后，走在通往柱廊的一条幽暗过道上，突然瞥见先前在台阶上出现过的那个人正朝左手边的一个告解室走去。此时，他们中的一个便指着那人问托钵修士这人是谁，托钵修士转身朝他看去，没有立即作答。当有人再次提问时，他低头靠近他们，低声细语道：“他是个杀手。”

“杀手！”一个英国人喊了出来，“一个杀人者，还逍遥法外！”

这群人中的一个意大利绅士注意到朋友的惊讶，却只是微笑着。

“他在此寻求庇护，”托钵修士回答，“只要不走出教堂，他就不会受到伤害。”

“难道你们的圣坛保护杀人凶手？”英国人问。

“他在别处得不到庇护。”托钵修士轻声回答。

“真让人吃惊！”那英国人说，“如果最凶残的罪犯能这样在教堂中得到庇护，那你们的法律又有何用？但是他在这里如何生存下去？他至少也得饿死！”

“请原谅，”托钵修士回答，“总有人救助那些无助的人，又因为该罪犯不能离开教堂去找食物，他们便会送东西来给他吃。”

英国人转身对他的意大利朋友说：“这怎么可能！”

“唉，如果没人给他送吃的，这可怜虫定会饿死，”意大利朋友回答，“你来到意大利之后，难道没见到过与此人相同的境况？这并非

个例。”

“没有！今日所见难以相信。”英国人回答。

“呀，朋友，”意大利人说，“如果我们不对这些不幸的人发发慈悲，暗杀便会屡禁不止，我们城市的人口就会减少一半。”

鉴于这类高论，英国人只好俯首称是。

“请注意看那边的告解室，”意大利人补充道，“就是过道左边廊柱那一边，上方有彩色玻璃窗的那一间。看到了吗？那玻璃的彩色投下阴影落在教堂那边一块地上，那里缺少光线，或许会让你看不清我所说的那地方。”

英国人朝他朋友指的方向看过去，注意到用橡木或别的暗色木头挨着墙建起来的告解室，并说刚才所见杀人者进去的房间与此室相同。此房由三部分组成，顶篷黑乎乎的，中间部分摆着一把给听告解牧师坐的椅子，比教堂地面高数英尺；两边各有一间小密室，有数级台阶通往隔开的窄小天地，忏悔者置身其内，可以跪着不为他人所看见，面对听告解牧师诉说重压在心头的犯罪事实。

“你看到了？”意大利人说。

“看到了，”英国人回答，“这同刚才那杀人者进去的密室一个模样；还有，我觉得这房间可说是我见过的最幽暗阴森之室，见此情景罪犯定会有绝望之情！”

“在意大利，我们可没那么容易绝望。”意大利人微笑着回应着。

“那么，这告解室有何用？”英国人问，“杀人者进去干什么？”

“他这人与我将要说的事无关，”意大利人说，“我希望你能记住这地方，因为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与此处有关。”

“什么事？”英国人问。

“与这些事情有关的那次告解是几年前发生的，就在这个告解

室，”意大利人接着说，“今日所见，还有刚才那个杀人者，以及你对他能够逍遥法外的惊奇，让我回想起一段故事。待你返回旅店，你又没有更愉快的方式消磨时间，我会从头将故事讲给你听。”

“我很想听，”英国人说，“你可不可以现在就讲？”

“现在讲那个故事时间不够，要足足讲上一个星期。我有记叙这故事的书，回去后会寄上一册给你读。那一次恐怖的告解发生后不久，一个刚从巴图来到那不勒斯的青年学生受到公众的关注——”

“打断一下，”英国人插话，“那故事肯定非同一般地吸引人？我想，听到的忏悔在告解牧师心中是神圣的。”

“你说的在理，”意大利人接着说，“牧师的信用必须坚守，除非有院长的命令；而且若要把他人的忏悔传播开来，不仅情况要很特殊，而且还要不违反法律。不过，等你读完故事之后，你头脑中的惊讶便会消失。

“我要告诉你，故事是一个巴图学生写的，那次忏悔的内容公之于众不久，他正好来到这里，种种事实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方面为了练笔，另一方面也为了我为此给他的一点不多的报酬，他把故事写了下来。读此作品你会发现，这学生还很年轻，就故事结构艺术来说显得稚嫩，但事实真相正是你需要的，作者也没有胡编乱造。好吧，我们离开这个教堂。”

“等我再看一下这座庄严的建筑物，特别想看一下你指给我看的那间告解室后再走。”英国人回答。

当英国人的目光扫过高高的屋顶，沿着圣皮埃塔这个方向远眺时，他看到杀人者正从那个告解室溜出来，穿过唱经楼径自前行。又一次看到这个人，他为之一惊，收回目光，便匆匆离开教堂。接着，与朋友分了手，英国人回旅店不久便收到了那本书。内容如下——

第一章

那未披露的故事，那赎不完的罪孽，
到底是怎样的一段不可告人的孽缘？

——神秘的母亲

故事发生在 1758 年，地点在那不勒斯，文森廷·维瓦迪第一次邂逅埃伦娜·罗萨尔巴。是她那甜美动听的嗓音吸引他去注视她的身形——雍容俊俏、婀娜多姿，不过她的面容隐在面纱之后难以瞥见。她的嗓音深深地使他着迷，他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强烈的好奇心，兴奋得必欲一睹她的芳容为快，他想象她的五官面容必定与她的嗓音一样美妙动人。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她那精巧的表述，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不知不觉间午后的祷告结束了。随后，他看见她搀扶着一位老年妇人离开教堂。那位靠在她身上的老太太想必是她母亲。

维瓦迪立即紧随其后，如有可能他决心见一见埃伦娜的真面目，并探寻她们此次回归的住所。她们走得较快，既不左顾也不右盼。当她们转弯进入一个叫斯特拉达的地方时，他差点找不到她们的去向。于是他加快步伐，不再像先前那样故意保持相当的一段距离。到了特拉佐时他赶上她们了。随后他们沿着那不勒斯海湾朝格兰科萨走去。此时，他虽然走到她俩的前面了，但那陌生的美人仍然用面纱严严实实地遮住自己的脸，他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可以引起她的注